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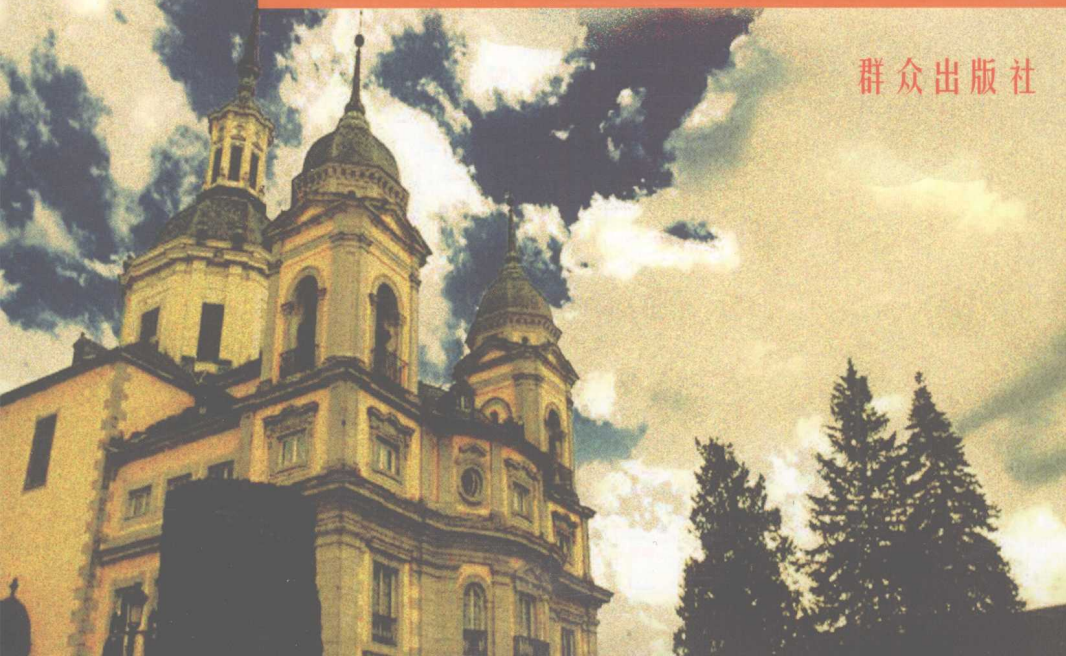
Shulamit Lapid

【以】舒来米特·拉彼得 著

孙晓峰 译

比尔斯威瓦的 谋杀案

群众出版社





Shulamit Lapid

[以] 舒来米特·拉彼得 著

孙晓峰 译

比尔斯威瓦的 谋杀案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尔斯威瓦的谋杀案 / (以) 拉彼得著; 孙晓峰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014-4180-8

I. 比… II. ①拉…②孙… III. 侦探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8553 号

比尔斯威瓦的谋杀案

著 者: [以] 舒来米特·拉彼得
译 者: 孙晓峰
责任编辑: 张 晔
封面设计: 王 芳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81 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180-8 / I · 1718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Acknowledgement (鸣谢)

This project has been assisted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through Netafim. (Netafim, a world leader in irrigation systems, pioneered the concept of drip irrigation back in 1965, and is active in 112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since 1994.)

本书由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研究所通过耐特菲姆公司提供资助。(作为灌溉领域的佼佼者，耐特菲姆公司早在 1965 年便发明了滴水灌溉技术，其业绩遍布 112 个国家。1994 年耐特菲姆公司先进的灌溉技术被引进到中国。)

人 名 表

丽丝·巴迪斯	《南方时代》报社的记者
平卡斯·豪恩斯蒂克	比尔斯威瓦地区法官
阿莱克丝·豪恩斯蒂克	平卡斯·豪恩斯蒂克的夫人，建筑师
史摩亚·鲁比兹	葡萄酒王，阿莱克丝·豪恩斯蒂克的父亲
达汉	《南方时代》报社的负责人
吉尔瑞特	丽丝·巴迪斯的姐姐，护士
卡瓦兹蕾特	丽丝·巴迪斯的妹妹，护士
杰克·丹齐希	钢琴这，阿莱克丝·豪恩斯蒂克的情人
本尼·阿道拉姆	《南方邮报》报社的兼职记者
阿利里	《时代》报社编辑部负责人
多龙·兹门特	《时代》报社编辑部工作人员
兹布雷特	达汉的秘书
克拉拉	丽丝·巴迪斯的姨妈
加阿奥	丽丝·巴迪斯的姨夫
本茨·克莱斯	丽丝·巴迪斯的姐夫，警官
伊楠·舍儿吉	丽丝·巴迪斯的妹夫，警官
米尔加姆	阿莱克丝·豪恩斯蒂克的妹妹
尼曼·艾斯巴尔	阿莱克丝·豪恩斯蒂克的妹夫
戈尔德纳	鲁比兹葡萄酒商店的店员
艾尔思	警察局的杂工
玛丽安·拉蒙	平卡斯·豪恩斯蒂克家中的菲律宾女佣
威利·阿西阿姆	民间艺术家，在养牛场工作
嘉菲	威利·阿西阿姆的妻子
沙基克·阿西阿姆	威利·阿西阿姆和嘉菲的儿子，集体农庄

伊多·加利洛
布鲁诺·巴尔福尔
加龙·布希姆

奴丽特

·

阿基米德·列维

阿尔曼德

蒂娜·伯格爾

迈克·思尔卡

萨尔瓦多

索丝

艾利沙·卡尔纳波

爱德纳·舒尔茨

的出纳

集体农庄的秘书，塑料螺丝钉厂的经理

阿莱克丝·豪恩斯蒂克的合伙人

阿莱克丝·豪恩斯蒂克公司的年轻建筑师，

阿莱克丝·豪恩斯蒂克的情人

阿莱克丝·豪恩斯蒂克公司的秘书，加龙
布希姆的女朋友

邮票商人，阿莱克丝·豪恩斯蒂克的昔日
男友

酒店老板兼厨师

女法官

警官

比尔斯威瓦地区反欺诈部门的负责人

女警官

警察局局长

高级检察官



第一章

没有人知道，丽丝·巴迪斯是什么时候和谁一起出现在地区法官平卡斯·豪恩斯蒂克先生的家庭舞会上的。没有人对她的出现感兴趣，因为谁也不把她当女人看，尽管她有着一双引人注目的大脚和一对快要撑破衣服的巨乳。

编辑部的同事私下里都叫她“狂人丽丝”。她心知肚明，但随他们叫，只要他们不干涉她的工作。《时代》报是一个主刊编辑部在首都特拉维夫的跨地区的大报。她就职的《南方时代》是它的地区性副刊。确切地说，《南方时代》这一副刊上的所有文章都是她一个人撰写的，署名为“我们的通讯员”。她经常在办公室独自工作到深夜后，用冷水洗脸提提神，抹点唇膏，戴上巨大的塑料耳环，挎上传呼机，然后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要么边走边祈祷自己的那辆破车可千万别启动不了，要么祈祷给自己提供新闻线索的人千万要等在原地别离开，或想着自己的通讯报道是不是又被《时代》主刊采用了，自己因此又能得到一份奖金。

她工作得很勤奋，大小事件都会将她吸引到现场：采访受害者



比尔斯威瓦的谋杀案

的母亲，采访某个涉嫌强奸案的歌手的女朋友，报道那些在恐怖袭击频繁发生地区执勤的战士。只要她只身前往这些地方，她知道，她的顶头上司，也就是副刊的负责人达汉先生就会给在特拉维夫的主刊编辑部打电话，告诉他们“狂人丽丝”又去现场了，她会给主刊写出一篇精彩的报道来。

虽然她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骄傲，但并不沾沾自喜。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会给她强烈的满足感。如果她像母亲一样是一名纺织工，或是像姐姐吉尔瑞特和妹妹卡瓦兹蕾特一样是名护士，她也会同样干得非常出色。再过两个月她就整三十岁了。她的这个生日在母亲心里很重要，而对两个姐妹来说又是一次来恭维她，然后向她借钱的机会。她虽然早就下过决心不再吃姐妹俩这一套，但每一次听到她们夸赞自己是整个巴迪斯家族唯一让人骄傲的人，她就又会陶醉在成就感中，宽容地想她们有孩子，需要钱来买吃买喝，供孩子上学。

最初她只是达汉先生的秘书。当时这个男人还只是广告部的负责人。一次，副刊编辑部实在派不出人去市政府采访两个无关紧要的事件——C 移民区为什么停水和通往 D 移民区的道路什么时候完工，她就顶了缺。结果她很快就从中悟到，任何信息都有它的价值，有可挖掘并吸引人眼球的东西。渐渐地，她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人们开始关注她，习惯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撒着大脚丫子在新闻现场风风火火的样子。

人们对她风风火火、大大咧咧的感觉其实是一种错觉。她虽然出身在贫穷的家庭，但从小接受的家教很严，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她有一个无法对人启齿的秘密，那就是她至今仍是一个处女。这让她感到很惭愧。早在几年前，她就决心随便找个男人把这件事做了，但随着年龄越大，她就越难和哪个男人随便上床。因为这个“随便男人”一旦发现她是处女，那她该怎么对他说？他肯定会想，



他一定是她等候多年的梦中情人。她无法装作不小心失身的样子下床就说“拜拜”，因为那是发生在17岁少女身上的事情，而她是个快三十岁的成熟女人。现在，她只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了。照副刊主编达汉的话，她现在走的是一条一般女人不走的道路。这位副刊主编可是个一见女人就挪不动腿的情种，身上的香水味永远浓得扑鼻，眼神总是色迷迷的，不是去夜总会和女人们调情，就是和某个老女人或女高中生去宾馆快活。

不过他对丽丝倒是很尊重。他俩的事业可是从超市库房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开始的。那会儿，他们除了要在超市堆积如山的货箱之间挤来挤去，还得忍受隔壁印刷厂的让人神经崩溃的机器噪音。在他的眼里，丽丝没有完成不了的工作，可以从任何普通事件中嗅出新闻价值，能从对方的言语中辨出真伪，绝不会上当受骗，而且永远不会对他妻子或其他任何人说他到处拈花惹草的秘密。而丽丝之所以同样尊重他，是因为欣赏他的大度和对金钱与仕途的永不满足的追求。她知道，自己已经习惯了这位上司，并或多或少地受了他的影响，爱去做一些冒险刺激的事情。正是这个男人催她考取了驾照，劝说她从母亲家里搬了出来，甚至帮她搞到一笔贷款，并使主刊编辑部的高层人物相信，她是对报社价值极大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值得主刊编辑部给她提供一辆汽车。

平卡斯·豪恩斯蒂克先生荣升为地区法官。这在比尔斯威瓦地区也算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虽然平卡斯·豪恩斯蒂克先生家为此举办的家庭舞会并没有多大的新闻价值，充其量只能在报纸的一角上登上几行小字，但达汉却抓住这个机会揽到一项钢琴的广告业务。虽然他知道丽丝明天清晨4点就得赶到艾尔兹的军事检查站去采访，但他还是客气地请丽丝到平卡斯·豪恩斯蒂克法官的家庭舞会上跑一趟，在报道钢琴家杰克·丹齐希受邀在舞会上演奏的时候，



比尔斯威瓦的谋杀案

借机把钢琴的牌子提一下。

钢琴家杰克·丹齐希和丽丝·巴迪斯与等在门口的平卡斯·豪恩斯蒂克法官握手并寒暄了几句后，俩人踏着亮锃锃的黑色大理石地面走进大厅。大厅里，几盏豪华大吊灯的灯光亮得眩目，使刚从外面进来的丽丝不得不闭上眼睛。杰克撇下丽丝，径直走向立在墙边的白色钢琴。丽丝冲着他身穿黑色衬衣的背影不满地嘀咕了一句，然后走到花园。她站在一口井边，斜眼望着大厅里的人们开始随着杰克的钢琴曲跳起了浪漫的华尔兹，个个脸上挂着笑容。她忽然想起人们都说杰克·丹齐希私下和某位夫人偷情幽会的事，但她一时想不起是谁的夫人。她和杰克·丹齐希都是在 G 移民区的简易房里长大的。杰克·丹齐希和她的年龄差不多，他那副深不可测的面孔和他手指下弹出的浪漫曲调极不相称。从他们那个区走出来的小有成绩的人只有他们俩——她在记忆深处开始搜索着……

几对男女仍在大厅里翩翩起舞，花园里也陆陆续续有了十几对男女的身影。有的已坐在彩灯下的圆桌边，有的还在花园中的明亮处和阴暗地之间踱来踱去。虽然只有一部分人和丽丝相识，但大部分人都知道她就是那个风风火火的记者。他们可能都为丽丝出现在这里感到奇怪，想不通她在这种场合下能找到什么新闻线索。在众人眼里，大脚丽丝是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出现在这种场合极不合适，身份高贵的法官家里不是她该来的地方。这里所有的人都相信平卡斯·豪恩斯蒂克先生可以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坐到更高的位置上。他之所以一直留在比尔斯威瓦这个小地方，只是因为这是他自愿、完全自愿的选择。他是这个地区的精神领袖，是耶稣的使徒和正义的化身。现在，这位法官大人依然站在自家别墅的门口，手里握着一大把焰火，给每位到来的客人发放一支，同时笑容可掬地说：“欢迎您来参加舞会，请您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要客气。”看着他一直候在门口的样子，丽丝心想，他的朋友们和家人都怎么了？为什么没



人来让他停止这本该是佣人的工作，请他进屋到客人中间呢？难道是他厌恶社交，在以这种方式逃避吗？

“到处都是一股铜臭味。”和丽丝并列站在井边的一位女士说道。

丽丝往嘴里扔了几颗花生，咀嚼起来，目光投向四周。花园里的树干上都绕着彩灯，彩带和花环在树枝上随风摇摆。

“她早把自己在门口的丈夫忘得干干净净了。”这位喝得醉醺醺的女人打着酒嗝说道。

“到底是谁出钱办的这场舞会？”丽丝问身边的这个女人，她又补充道，“我叫丽丝·巴迪斯，是《南方时代》的记者。”根据她的经验，她每次在采访别人之前都会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以免事后有些人说他们不知道她是记者，是她从他们嘴里套出的话。

“谁……出钱？呸！是葡萄酒王鲁比兹！法官夫人的老爸。您知道汽车总站旁的那家葡萄酒商店吗？您还记得当年那些有毒的南斯拉夫产的葡萄酒吗？噢，您那会儿还是个孩子。是这位有钱的岳父大人帮助平卡斯·豪恩斯蒂克先生出人头地的。看看这家里墙上挂的画吧，那全是大师的真迹。要是单凭法官的薪水，他一幅画也买不起。您喜欢鱼子酱吗？我和这里的其他人一样，之所以吃鱼子酱，仅仅是因为它的价格昂贵。如果这玩意儿不值钱，那些先生太太们绝不会碰这臭哄哄的东西。您也来一块吗？”

丽丝·巴迪斯注意到，这位身材矮小的夫人停止了“有价值”的絮叨。她从对方的盘子里拿起一片抹着鱼子酱的面包。

“酒王鲁比兹先生也来了吗？”丽丝问，“您认识他吗？”

“我当然认识他。”对方咯咯笑着，打了个酸臭的酒嗝，“他正好是我的父亲大人。”

丽丝本想说：“噢，原来您就是这里女主人的妹妹。”但话到嘴边又被她咽了回去。她咬了一口面包，嘴里含糊不清地咕哝了几



比尔斯威瓦的谋杀案

句——这是人们在无话可说时常用来拖延时间的一种方法。

阿莱克丝·豪恩斯蒂克，这位法官夫人正在花园里四处走着招呼客人。她身上裹着一件紧绷绷的金黄色艳装，领口开得很低，缝在上面的黄金制成的圆环随着她的呼吸起伏着，一对巨乳像是吊在胸前的两个面袋。丽丝心想，这女人是在用她的肥乳、黄金和媚眼挑逗所有的男宾。她到底想证明什么？想得到什么？故意想挑起谁的忌妒心？那次有毒的葡萄酒事件是否真的存在？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公开？她的脑子里已经拟好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地区法官的岳父曾经从南斯拉夫购进过有毒的葡萄酒。她因此又会从主刊编辑部得到一笔奖金，她的两个健康的姐妹又会来可怜巴巴地诉一番苦，然后把她打拼和节省下来的钱讨走。

丽丝·巴迪斯的目光投向那边的一张圆桌。桌边坐着阿莱克丝的父母，酒王鲁比兹和他的夫人，还有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他们显然是地区法官的两个孩子。另外还有一个男人坐在桌边，正朝丽丝她们这边投来问询的目光。估计他是丽丝旁边这位夫人的丈夫。他们一个个都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地看着花园中来来往往的宾客。

丽丝·巴蒂斯决定和身旁这位牢骚满腹的夫人告辞，跟正在弹奏钢琴的杰克·丹齐希说句“再见”后回家。她已经来过这儿了，看了该看的，有了两百字的腹稿——这已经足够了。半小时后她就可以坐到自家的写字台前，把稿子一挥而就，在午夜前上床睡觉。她住的那栋大楼的中央热水系统最近又坏了。她已经说过几十次要安一个家庭热水器了。对，明天从艾尔兹军事检查站回来后，什么也不干，一个字也别写，先去问一下安装家庭热水器的事情。自己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时间休假，整天一身臭汗，回家再洗不上热水澡，那也太亏待自己了。

她走进大厅，穿过人群朝杰克·丹齐希走去。等她站到钢琴旁，



她才注意到阿莱克丝·豪恩斯蒂克跟在她身后。

“我们马上就要放焰火了。”阿莱克丝·豪恩斯蒂克说，“您用过点心和酒水了吗？您不是现在就要走吧？”她一口气把话讲完，没有一点停顿，胸脯和衣服上闪闪发光的金环随着颤颤悠悠。

丽丝说：“感谢您的热情招待，豪恩斯蒂克夫人，很抱歉，我得先告辞了。”

“不，不，请您称呼我阿莱克丝！所有的人都称呼我阿莱克丝！”对方猛然加重的语气让丽丝感到很诧异。

在这期间，杰克·丹齐希没有停止演奏，目光始终盯着键盘。丽丝注意到，阿莱克丝的手竟然搭在他的肩膀上。这让她想到人们的传言，说有一个女建筑师和他关系暧昧，给他买了一处豪宅。阿莱克丝·豪恩斯蒂克至少比他大十几岁，丽丝心想，这名年轻的钢琴王子是不是还有一大堆人老珠黄的情人。她决定以后关注一下杰克·丹齐希的交际圈。

“需要我到门口时告诉您丈夫，说您让他进来吗？”丽丝问。

“噢，他已经是个大人了。如果他愿意，他会自己进来的。”阿莱克丝答道。

她说得没错，丽丝想，这场舞会说到底是为了庆祝他荣升地区法官而举行的，既然他决定手执焰火站在门口，那一定有他的理由，我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您太太是一位建筑工程师吗？”她向平卡斯·豪恩斯蒂克法官告辞时问。

“是的。”

虽然对方说话时脸上毫无表情，但丽丝知道，法官大人心里明白她为什么提这个问题。丽丝想，阿莱克丝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离开他？她漂亮、事业有成，而且还有个有钱的父亲。是什么把



比尔斯威瓦的谋杀案

她绑在了丈夫身边？是他的社会地位？他的聪明才智？还是随遇而安？他那已经失去光泽、大部分已变得灰白的金发使他的面孔显得有些萎靡，布满斑痣的皮肤就像一张溅了许多污渍的皱巴巴的报纸。这场舞会本来是为他举行的，但他却远离客人，手持焰火待在门口。这种看似很低调的行为恰恰给人一种孤芳自赏、清高自大的感觉，甚至比他那位披金挂银、到处炫耀的夫人还要狂妄。

“您喝了点什么？用过点心了吗？”豪恩斯蒂克法官问。

“您为什么一直站在这里？为什么不进去呢？”丽丝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问道。

“您问得好。走吧，我们一起进去。”

“我要回去了。”丽丝说。

“不等杰克·丹齐希了吗？”

“我今天忙一天了，明天还得起个大早。”

“您还没有参观过这栋房子吧？我带您去看一下游泳池。”

他挽起丽丝的胳膊，引她走向旁边一个狭小的走廊。丽丝未加拒绝。十年的报社生涯和她特有的直觉在对她说：迈开你的大脚跟 他走，你一定会因此再写出一篇四百字的报道来。

他们经过更衣间、小客厅、两个客人房、上高中的儿子的房间和还是初中生的女儿的房间，来到通往游泳池的地下室。这里摆着一张乒乓球台，几个充当游泳圈的汽车内胎，几双大小不一的塑料拖鞋。左前面有一扇门，是那个正穿梭在客人中间，系着白色围裙的菲律宾女佣的卧室门。

平卡斯·豪恩斯蒂克法官把她推进女佣的卧室，把身后的门关上，猛地将她的身子扳了过来。丽丝看到了他额头上渗出的汗珠，立刻明白了对方的企图。她哆嗦了一下，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女人——带着廉价的耳环，丰乳肥臀，野性十足，是和他妻子有奸情的钢琴家的女友，是一个应该给他补偿的女人。她犹豫着，



不知道该不该喊叫。杰克·丹齐希的钢琴声穿过层层阻隔后显得沉闷而微弱。丽丝想，即使她拼命喊叫，花园里的人也听不到；如果她开口说：“别这样，法官先生，我还是个处女。”那对方一定会笑破肚皮。

平卡斯·豪恩斯蒂克法官望着丽丝，像一个身心疲惫、情感受挫、渴望慰藉的男人。

一件非常瘦小的牛仔裤搭在椅背上，椅座上放着一条深色皮带，皮带扣是一个金属龙头。丽丝看见桌上的一小袋止痛片，一个污浊的烟灰缸里还扔着几个丸药。她想，这个矮小的菲律宾女佣有什么疼痛难忍的病，远离家乡的她是否很孤独，她身上有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

法官大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丽丝，一只手摸索着找到门把手，摁下锁扣。房间的窗户似乎从未开过，屋里弥漫一股怪怪的霉味，床单看上去也不是非常干净。丽丝感到一阵恶心。

没有性经验的丽丝无法把法官和其他男人作一比较，但她能感觉到对方的怒火——所有人都知道的他妻子的情人，能感觉到他正在把这腔怒火发泄到自己身上。突然，下身剧烈的疼痛让她禁不住全身颤抖起来……

她以为他会起身，好让她用床单把自己湿淋淋的下体擦干。但法官大人瘫倒在她身上，还用一只大手捂住双眼，从喉咙里发出一种出乎她意料的，和她在电影里所听到的完全不同的声音。枕头上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腻味。丽丝心想，法官大人肯定经常爬上菲律宾女佣的这张床，因为他刚才进屋子的样子就像进自己的卧室一样。看来不仅他的太太有些小秘密，法官大人也同様。

他怕了，丽丝想，堂堂的地区法官强奸了女记者，这是多么轰动的新闻啊！这样一篇报道的奖金肯定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此刻，心里没有一丝怨恨的她，将对方从自己的身上推开，挪开对方捂住



比尔斯威瓦的谋杀案

眼睛的手，看着这个男人的睫毛、眼角的皱纹、肩膀上和胸前的胎痣。她看得很仔细，不放过任何一个部位和细节。她要看清楚这个拿去她处女身的男人究竟是什么样子。

她的手指划过他稀疏的、湿漉漉的头发，微笑着对他说：“您应该回到客人中间去。”

“你怎么办？”

“我很好，不用担心。”

他瞪大眼睛，仔细打量着丽丝，从头到脚。

丽丝还从未被一个男人这样盯着看过。她知道，对方此时此刻才真正开始感受她的身体。她感觉到了自己的美丽，感觉到了自己皮肤的光洁细腻，感觉到平躺在床上的她仍然有一对能高高耸起、充满诱惑的乳房。

“下一次就不会疼了。”他说。

“我知道。”

“您住在什么地方？”

“别给我打电话，宝贝。您现在是地区法官了。”

丽丝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她看出对方终于明白，她不会因为这件事儿找他任何麻烦，知道他终于放下心来。

“你妻子的妹夫是干什么的？”她问。

“他是个商人，做葡萄酒生意。”

“他喜欢他的工作吗？”

“不，不喜欢。”

“您的小姨子好像有点忌妒您。”

“她是忌妒她的姐姐。他们全家都希望骑在一匹马上，也就是我身上。”

“可能是因为您这匹马跑得快吧。”

他有点儿惊讶地打量了丽丝一番，然后俯下身子，用手指轻轻



触摸她的胸部，亲吻她的脖子和耳朵。

她听到他的呼吸又开始急促起来，感觉到对方的体内又升腾起了强烈的欲望……

“你真是个迷人的姑娘，丽丝。”

“您也很棒，平卡斯·豪恩斯蒂克先生。”

回到家后，丽丝用凉水冲了一把脸，然后立刻坐到写字台前，提笔写了一篇两百字左右的关于舞会的报道。在这篇短短报道中，她当然不会忘记提一下杰克·丹齐希，以及他手指下的那架名牌钢琴。最后，她给这篇报道起了一个响亮的题目：当地英雄。